

茧

あおやま ななえ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爱，可作茧自缚，亦可破茧成蝶。

茧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茧 / (日) 青山七惠著 ; 竺家荣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5

ISBN 978-7-5596-0380-7

I. ①茧… II. ①青… 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325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3430号

MAYU

By NANAE AOYAMA

©2015 NANAE AOYAM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茧

作 者: (日) 青山七惠

译 者: 竺家荣

出 品 人: 唐学雷

责任编辑: 夏应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7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380-7

定价: 3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上 部



1

他从房间的角落里看着我。

他那苍白的大脚扭曲了似的别别扭扭地伸着，想要逃离我，又像是想要接受我；想要求我原谅他，又像是想要原谅我。

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能听见外面风声呼呼作响。

我的手仿佛一直在伸长着。只要我伸手，就是待在原地不动，都可以够到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似的。

我的手先触摸到了硬硬的喉咙，然后触到喉咙下面平坦的地方，碰到乳房后稍稍停顿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覆盖的乳房仍然汗津津的，却凉凉的，就像我刚才朝他扔过去的铁锅那么凉。铁锅还躺在他脚边，映出了靠过来的我的脸。映在锅上的我是个特别细长的肉色东西，我直勾勾地看着这肉色，心里想，他刚才要是拿起那个锅，像古代上战场的士兵那样扣在头上就好了。这是昨天他用这个锅炒蒜苗时告诉我的。他说中国古代的士兵，每人都带着这样一口锅。因

为锅既可以用于炖煮或是烧烤捕到的动物，还可以戴在头上保护头部，不可缺少。说着，他就把锅里的东西都倒在盘子里，将空了的锅假装扣在头上，给我示范。

我嘴里含着一大口苦涩的口水，将舌头浸在那温暖的感觉之中，手仍旧在抚摩柔软的胸部。气息渐渐地变得局促起来。感觉好憋气，想呼吸大量的新鲜空气。尽管想到这憋气的感觉在阻止我，却停不下来。他靠了过来，不是这样，虽说是我靠近了他，却是他主动蜷缩在我脚边的，你瞧，都离你这么近了，还是看不清楚最喜欢的你的脸。我以极快的速度捡起铁锅，对准看不清的那张脸使劲拍下去。刚拍下去，就已经再次举起了铁锅，于是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拍下去，只觉得脖颈子一阵阵发麻。他渐渐缩成了一团，徒然挥动着拐棍一样的胳膊，那样的胳膊什么也抵挡不了，就连我的手指都碰不到。

铁锅没有保护他。不但没有保护，还痛打了他，这个锅，一直在击打他的锅，貌似很结实，其实就是用又黑又薄的铁皮做的炊事用具，根本不可能真的打垮一个人，然而他却发出非常痛苦的呻吟。其实，即使疼，也不会真的那么疼吧？因为它充其量是一口锅，只是你和我为了把要吃的东西放在火上做熟而使用的锅而已，用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打伤你的。你丝毫也不可能感觉到疼的。

他终于伸出胳膊抓住了锅边。我猝然失去重心，歪倒在墙上。趁这工夫，锅把儿被他夺去了，这回我抓住了锅边。圆滑的锅边抓着很费劲。锅在他和我之间颤抖个不停，犹如生不逢时的小动物，想要回到自己原来藏身的安全而又阴暗的场所去一般。

我猛地向后一抽身，立刻打破了平衡，锅回到了我手里。我将它朝着靠墙壁的书架使劲扔去，只听哐当一声刺耳的响声，随后是

一阵沉闷的声音，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了。掉下来的好像是仙人掌花盆和玻璃喷雾器。

米思米仍然躺在地板上，一个劲地呻吟着。

我双手轻轻地捧起他那完全恢复了血色的脸颊。这样近距离看到和感觉到的这张完美无缺的、我最最喜欢的面孔，还有这温暖的感觉和肉嘟嘟的手感。此刻这张脸已经紧绷到了极限，仿佛用手指一戳就会立刻破碎，消失不见似的。

“你说点什么，好吗？”

从那微微张开的嘴唇里，轻轻吐出一口气。

从窗户刮进了一股更大的风。我最喜欢的那张脸又消失不见了。

每次都是开头记得很清楚，怎么结束的却不知道。

这时我才发现嗓子特别干渴。

2

“发现叶子长虫子了。”

一看到从后门进来的我，有纱立刻说道。

有纱站在摆放在收银台旁边的观叶植物后面，她的脸被绿油油的叶子遮挡，只能隐约看见眼睛、鼻子和嘴，不过，被染成绿色的眼睛、鼻子和嘴的部分都是笑吟吟的。

“虫子？什么样的？”

我一边关门一边问。没等有纱回答，亮太先搭了腔：

“是介壳虫。”

“什么？介壳虫？”

坐在镜台前的美发椅上的亮太站起来，给我看一幅手机画面。

“我查了一下，名叫介壳虫。是一种很小的虫子，就像贝壳那样的……”

“舞姐，别看那个，来这儿看实物好了。”

有纱冲我招手，我走了过去。“就是这个”，她指着从灰色的滑溜溜主干伸出的枝干。我凑近一看，果然看到在树枝下方有芝麻粒大小的浅茶色凸起物。与其说是虫子，更像是即将发芽长叶的骨节。

“这就是虫子？根本不像贝壳呀……”

“可是就因为这虫子，最近树叶掉得厉害。还有这个……”

站在旁边的亮太揪住一片叶子，把它展开来，只见在如小孩子手掌大小的椭圆形叶子上，散落着好几个露珠样的小颗粒。

“这是什么呀？挺好看的。”

我刚要摸，有纱抓住了我的手。

“这是介壳虫的排泄物，就是粪便呀。我也觉得很漂亮，就像晶莹的露珠，其实是粪便呀，一摸黏糊糊的。”

“哟，真的吗？”

“亮太帮我查了，它们一旦附着在枝干上，就变硬了，只能用指甲一个个抠下去才行。所以刚才我一直在抠它呢。”

“你瞧瞧。”有纱打开手里的纸巾给我看。纸上粘着麻麻点点的圆形锯末样的东西，看着还是不像虫子。有纱的短指甲修成了方形，那些锯末已经被她的指甲油染成了摩卡咖啡色。

“杀虫剂不管用吗？”

“是的，这个时候就不太管用了。”

亮太一边滑着手机画面一边回答。

“据说可以预防，可是一旦成了贝壳状，好像就只有用这样的笨办法去除了。除此之外，就是经常用强力花洒使劲往枝干上喷水，等等。”

“往枝干上喷水？那地面不都弄湿了吗？”

“所以啊，只能这样一个个抠下去呀。”

有纱把手里的纸巾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又抽了一张纸巾凑近了枝干。她的平光眼镜后面的眼睛变得有些对眼，就像要从玳瑁镜架后面凸出来挤到一起似的。“啊，这儿也有！”她也不知是冲着谁不好意思地笑着，迅速用纸巾捕捉了那个小颗粒。

“算了吧，不用这么费劲了。等天气热了以后，它们不就自生自灭了吗？别管它们了。”

“不行不行，舞姐，以后天气越来越热了，它们会活过来的。”

亮太一边说一边把蓝衬衫的袖子挽到了胳膊肘，然后很吃力地蹲下来，和有纱一样变成了对眼，捉起虫子来。

这盆观叶植物是以前工作的店长送给我的开业礼物。本以为很快就会死掉，没想到已经快两年了，还是绿油油的。一到春天就发出绿芽，长出小叶子，一个星期就长得和其他树叶分不出来了。与其说是它长大了，不如说是变粗了。它被绿叶包裹着，眼看着就要轻飘飘地飞上天空似的。有纱和亮太不知为什么，把它当作店的守护神，可宝贝了，小心翼翼地伺候它。今年还给它剪了枝，在各自家里栽了一盆。因为两个人都特别喜欢植物——而且米思米也喜欢植物。

仙人掌花盆坠落的响声在我耳朵里回响起来。手指上又感觉到

了冰凉的铁锅的分量。脚下微微有些不稳。

我把包放在柜台上，抽了一张纸巾，也跟他们一起捉虫子。有纱和亮太在比赛谁捉得多。“八比六！”有纱笑着说道。

“舞姐，还捉吗？”

或许我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吧，忽然发现有纱和亮太都担心地看着我。

“算了，不干了。现在开会吧。”

今天，与开店同时，来了两个预约，一天一共十个预约，其中四个集中在傍晚四点以后。最后一个客人做完，估计要到八点以后了。不过，延长营业时间很令我庆幸。每回发生那个事之后一般都是这样。

十一点，有纱的客人准时到来。约了我的客人古川女士迟到了十分钟。她是我以前工作过的发廊的客人，我自己开店后她也跟了过来，是重要的客人之一。

大概又熬夜了，古川女士闭着的眼皮显得很沉重，她的黑发就像是她度过的漫漫长夜的标本。我一边给她洗头发，一边呆呆地望着入口的玻璃落地窗。五月的阳光照射下的狭窄道路上，推着婴儿车的母亲、穿制服的年轻快递员、牵着狗的老人们走了过去。道路那边是井之头线的铁路，每隔五分钟通过一两次电车时，店里便跟着微微震动。

外面非常明亮，是被柔和的柠檬色光芒守护着的不会发生任何可怕事情的世界。此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心里一直在念叨“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就像在念咒语一般……苦味的口水涌出来。我摇着头使劲咽了下去，但苦味依然如故。我

想要用那柠檬色的光芒漱漱口，想用清爽而酸酸的冰凉东西把嘴填满。

“今天天气也不错啊。”我对古川女士说。

“嗯……”她低沉地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更像是翻身时从喉咙里发出的轻声梦呓。

“又熬夜了吗？”

“……刚才摩托快递^[1]终于到了……累死我了……”

冲湿了头发后，我关掉花洒，开始往她贴在洗发台上的湿漉漉的头发上抹洗发香波时，她已经睡着了。

古川女士好像是在家里工作的什么设计师。虽说已经是认识五年的老相识了，但我并不清楚她到底从事什么设计。像今天这样彻夜不眠的日子，她一般都会在洗头发时张开嘴睡过去。今天也正在慢慢张开她那淡紫色的嘴唇。我尽可能不弄醒她，轻轻地把流到发梢的泡沫弄回发根去的时候，由于用力过大，泡沫飞到洗发台外面去了。落在地上的泡沫不到几秒钟便渗入地板里了。可是，我的眼睛却随着在洗面台上摇晃的更大的泡沫，沉重地缠绕在十个手指之间的头发，从头发里面不断冒出来似的白色泡沫一起，变得湿润起来。古川女士已经张大嘴巴香甜地睡熟了。我今晚也能像她这样熟睡吗？要是能睡着就好了，肯定能睡着。于是乎我又念叨起了“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的咒语，不禁感到自己陷入了永远给古川女士洗那黑夜般的头发的命运之中了。

[1] 在几小时之内骑摩托车送达的邮递，比快递费用高一些。

3

送走了把齐胸的长发剪短到肩头的古川女士后，我的第二个客人紧跟着进了店，之后就一直没有歇下来。给第四个客人染完头发，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

我从包里拿出午餐包来，打开一看，是两个捏得非常漂亮的饭团。这好似马上就会长出毛发来、摇晃着尾巴扑上来撒欢一般的饭团，是每天早晨米思米给我捏好，包起来的……我喝了一口旅行杯里的麦茶，咬了其中一个一大口，然后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两个。忽而觉得耳朵后面刺痛了一下，仿佛又听到了那刺耳的哐当声。饭团的一粒粒米粒里，就好像隐藏着尽可能缓慢地惩罚神经的小炸弹似的。

外边爆发了一阵哈哈大笑，同时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对不起。”

走进来的有纱打开冰箱门，急急忙忙拿出一盒冰红茶和冰块。

“啊，冰红茶快没了。还有存货吧？”

“嗯，你就放在那儿吧。我会做新的。”

“好的，谢啦。”

“有纱，饭吃了？”

“吃了。早就吃了。”

在我往纸盒里放红茶、加冰块的时候，有纱回头看了我好几次。我以为她会拿着做好的饮料出去，她却像妈妈对小孩子那样，在我

跟前弯下腰问道：

“舞姐，是不是又有点贫血了？脸色稍微有点……”

“啊，脸色，不好看？”

“哎，有点……没事吧？”

“嗯，没什么事。”

“染发检查，我来吧，这样你还能再歇一会儿……”

“不用，我没事。不用担心。”

我想笑，但是好像没有如愿。映在对面墙壁上挂着的镜子里的脸，确实有些惨白。

“不过，明天经销商要来，你查一下店贩的库存情况，跟我汇报。有空的时候查了就行。”

“好的。知道了。”

等有纱出去后，我才站起来，走到镜子跟前。

不出所料，左眼下眼睑在微微痉挛。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大概是真的累了。

我从储物柜里拿出眼罩，放进微波炉里加了热，脸朝上蒙在眼睛上。在一只小鸟分量的黑暗中，朦朦胧胧浮现出自己在镜前给顾客剪头发的姿态来。降低重心，用指尖之力调节梳理的力度，频频看镜子，确认两边头发一样长的我；从上到下，斜着剪子，仿佛在头发的空隙中已然画好了完美的设计图一般，很果断地修剪头发的我……当我死去后，认识我的所有人，都会回想我这个姿势的。即便是不知道我当了美发师的以前的朋友们或远亲们，我也希望他们回忆生前的我时，会想到磨剪子或是卷发卷或是搅拌染发剂的我。我真的一辈子都是个纯粹的美发师，该有多好啊。那就死也瞑目了。

这样想象时，眼睛里面的紧张感稍稍得到了缓解。

摘下眼罩后，尽管只休息了不足十分钟，从墙壁的小窗户看见的蓝天已经变深了，天快黑了。

从门外传来了笑声。

我想要听清楚那笑声。不单是笑声，播放的波萨诺瓦的BGM，在头发之间滑动的剪刀声音，搅拌染发药剂的声音，有纱或亮太，不管什么人的声音都可以，我希望他们使劲唱歌、叫骂、吹口哨，越热闹越好。希望那些声音组成紧闭着眼睛的队列，将油脂般渗出的这一天的结尾干净、彻底地吸进去。

我用手掌捂住了脸，这时响起了哗哗哗哗……提醒染发检查时间到了的定时器的声音。

除了六点过后突然进来的一个顾客之外，一天预约的营业结束了。有纱因为要给临时来的顾客做头发，没有时间检查库存，我对她说，我自己干吧，让他们俩先回去了。

透过大玻璃窗看到外面已经黑了。我以为在庫房里耗了很长时间，其实剩下我一个人以后才过了三十分钟。用墩布大致擦了一遍地板后，我仍然站在窗边的观叶植物旁边磨磨蹭蹭地不回家。

我很害怕。不知是害怕夜晚，还是害怕夜晚的黑暗，或是害怕这一切，害怕外面所有的东西？从小时候，我就特别害怕黑暗。最害怕的是睡觉之前，从关掉墙壁上的电灯开关，到钻进被窝里的那几秒钟的黑暗。我总是闭着眼睛跑到床上，所以膝盖和脚趾瘀青不断。其次害怕的是，上床之后的黑暗……仿佛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把床铺包围起来，诅咒睡在中央的自己。直到早晨，一次也不敢睁

开眼睛。不过，这些全都是胆小的孩子的回忆。我早就成为可以一个人坦然走夜路的人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我又变得像小时候那样特别害怕黑暗了。不过，没关系，这个店是非常明亮而整洁的我自己的店，是我从银行贷的款，从大门把手到卫生间里的毛巾架，所有装饰都是我决定，自己往墙壁上涂白色油漆，装修成了舒适的店……在这里没有任何让我惧怕的东西。

从前年开业以来，虽然多少遇到些坎坷，但眼下的运营是顺利的。有像古川女士那样的从原来的发廊跟来的，也有看了附带优惠券的当地 SP 广告^[1]来的顾客。顾客只要来了一次，几乎都会定期来做头发。尤其是有纱负责的顾客，几个月内肯定会预约第二次的。

开店一个月后，为了填补突然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开始缺勤的男美发师的空缺，我把有纱这个在以前的发廊要好的后辈拉来了。何止是填补空缺，有纱把自己的老客户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带来了。她干活非常认真，从小孩到老人，无论什么样的人，她都能马上把握对方，既可以成为倾听者也可以成为被倾听者。她绝对不说那类虚假的吹捧话，总是笑脸盈盈。这看似简单却并非那么容易做到。有纱在和不在，店里的气氛大不一样。助手亮太虽说年轻，常常不太让人放心，可长得招人喜欢，再有两三年，技术也娴熟了，客人自然会增多吧。到那时，还得再雇用一两个助手。不过，在那之前，有纱和亮太会不会另立门户了呢？

先不说亮太，我很希望有纱能够干久一些。不光是因为其美发师的才能，我喜欢有纱那又薄又大的嘴唇和大耳朵。在她那几乎不

[1] SP 是 sales promotion 的缩写，即促销。

涂口红的嘴唇缝隙里，像绷针一般镶嵌了好几个耳钉的耳朵眼里，仿佛总有着干净而又爽快的东西——对了，就像今天早晨看到的柠檬色光芒那样的东西在微微燃烧似的。

不知不觉间我一边抚摸观叶植物，一边试图将那柠檬色的光芒涂抹在窗外的夜色上。忽觉手指黏糊糊的，低头一看，原来是紧紧粘在叶子上的那种透明如露珠般的東西。

我抬起头，看见外面依然是黑色的，黑暗仿佛被轻轻扇了一巴掌似的使整个夜色都晃动起来。

我感到一阵猛烈的晕眩，不由得蹲在了地上，尽管没觉得自己拽到它们，却看见叶子纷纷从枝干上被折断掉在地板上。

口袋里的手机振动起来，“什么时候回来？”的短信出现在亮起的画面上。

4

不管是多么充实愉快的一天，还是在不安中度过的一天，只盯着自己的脚下往前走，最后必定会站在一扇熟悉的门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705 室的白色门已经离得很近了，我一直死死地盯着它，可能的话，我很想返回车站，登上刚刚进站的列车，去看山、看海，看森林或看峡谷也可以。要是早晨就更好了。反正我就想看特别特别大的什么东西，只要不是家就行。从门旁边开着一道缝的小窗户里，流淌出了一股又甜又咸的味儿。

“我回来了……”我还没有说完，“欢迎回来。”米思米已经

回头朝我笑道，“啊，回来得正好。南瓜刚刚热好。”

米思米穿着马德拉斯格子围裙，长额发用发带固定着。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俩共用的。

“太棒了！是南瓜呀。南瓜和什么一起煮的？”

“鸡大腿。今天是促销日。”

“难怪啊，闻着真香。在门外都能闻到香味呢。”

“马上就吃吧？”

“嗯，马上吃。”

“好的。”米思米高兴地笑着，赶紧往盘子里盛起菜来。我洗完手，换完家居服回来，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所有的饭菜。两个人像往常那样，同时合掌说了句“我吃了”之后，米思米马上说了声“好热”，打开了窗户。

“今天，白天也热得要命吧。店里怎么样？”

“还行吧。好像比昨天忙了点。”

“回来得很晚啊。”

“核对了一晚上店贩的库存。大概明天可以按时回来。”

“是吗？啊，对了，我发现了一款阿舞可能会喜欢的书架。”

“在哪儿发现的？”

“以前温子告诉我的北欧家具的网站上。”

“温子小姐？”

“是啊。温子从娘家搬出去以后，不是说过她的所有新家具全都是在那儿买的吗？”

“多少钱？”

“七万元左右。贵了？”